

文虎小道也，然非心灵手敏者，不足以语此。心灵矣，手敏矣，而少诵诗读书之功，寡博闻强识之力，胸中所储蓄者，不足以供其驱遣，仍不足以语此。其有读书虽多，食古不化者，其有诗文或有可观，一谈此道，则瞠目结舌，不能道只字，纵饮以墨水三升，亦无由凿开一窍，若是者余已得数人矣。游戏之事，而其难若是，学者顾可忽乎哉！

解铃还是系铃人，故能猜谜者必能制谜，不能猜谜者，必亦不能制谜，制与猜实无难易之可言也。

谜有十忌：忌呆，忌脱，忌廓，忌混，忌艰涩，忌割裂，忌直遂，忌杂凑，忌神气不全，忌意义未尽。能免此者，便是佳谜。谜之为道，本文人游戏之作，不足语于大雅。故古人例无专集，然偶被流传，脍炙人口者，亦复不少。此文字之化工，亦艺林之佳话也。迂拘之士，鄙薄不为，不知钩心斗角之中，具有温故知新之用。茶馀饭后，偶一为之，神与境会，趣在个中，可以遣我闲情，可以饷人俭腹，较之斗一局楸枰，打八圈麻雀，孰为得而孰为失耶？

谜之取径至狭，而所包甚广，满天地，亘古今，事事物物，形形色色，无一不可为谜之资料。故其为文也，无所不备，而雅俗共赏，新旧咸宜。其性质近于美术文字，而未脱理想之范围，无文章之用撷其精华，无诗词之功而深其趣味。此盖宇宙间灵机之偶泄者，人籁亦天籁也。古人云：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，其斯之谓欤！

余埋首于故纸中者有年矣，初学文，不成篇，继学诗，不成韵，后复从事于小说，亦未能工。顾性嗜文墨，虽画虎贻讥，而效颦自喜。因思文虎一道，尚非难能，涂抹之暇，辄复技痒。惟是外无雅骨，内无灵心，且闻见不多，未免左支右绌，姑就前后所制，择其稍可见人者，裒集成篇。非敢自附风雅，聊以供黄童白叟豆棚闲话之资而已。“劳兼薪水奴初去，典到琴书事可知。”二语形容贫态，妙在不俗，余尝自书是联，悬之斗室。此境此情余耐之久矣，戏以二语各射四书一句，上句为“使己仆仆尔”，下句为“是绝物也”。友人程某见之曰：下句可易为“人不堪其忧”，则不脱琴书，而虚神全到矣。余点首称善。

四书中丘字，因避圣人之名，多读作某字。坊间刻本，特为少去一竖，刻作“丘”（少一竖）字，读者几忘丘字本文矣。余制一谜，以“斤”字射四书一句，用拆字格，猜者或从近字著想，或从斧字著想，或从所字斯字著想，卒不能得。余曰：不尚有丘字可以解剖乎？语甫出，即有一人曰：得之矣，“丘未能一焉”。

猜斤字谜时，余兄啸亚适在座。谓众曰：余亦有一谜，谜面亦为斤字，不

过多加一斤，以“二斤”射古文二句，诸君试思之。众曰：一斤尚难猜若是，况二斤乎。余亦茫然，问啸亚曰：亦用拆字格乎？答曰：然。余忽悟曰：吾知之矣。“其在斯乎，其在斯乎”。啸亚笑颌其首。众犹追问何在？余曰：已言之矣。两斤字加两其字，不成两斯字乎？

啸亚善猜谜而不常制谜，偶制一二，无不佳妙。其设想之幻，每与人以不可测。二斤一谜，即其例也。又尝以“土匪”二字，射《诗经》一句，悬之十日，无人问津，及露底则“胡为乎泥中”也。

谜有当面错过者，亦有随机触发者。余有二谜，一系“藁葬”射四书一句“无所取材”，一系“指上莫留鸦片迹”射四书一句“无使土亲肤”。二纸同黏壁上，忽一人问曰：上条是否“无使土亲肤”乎？余曰：非也。旁又一人问曰：然则下条是否射此句乎？余曰：是也。其人即取赠物而去，前问者忿甚，然无可奈何也。

“藁葬”一谜，后亦为人猜得。余友吴子双热谓余曰：不佳不佳，此句土葬火葬风葬皆可用，非止藁葬也。我为子易一句可乎？余曰：愿闻。双热曰：“则茅塞之矣。”余称善曰：不仅稿切，且塞字可谓一字传神。

双热善滑稽，余尝以“醉后大吐”射四书一句“饮食若流”。流字打摹神，人为叫绝。双热曰：余亦得一句，用升冠兼解铃谐声格，人问之，答曰：“恶恶臭。”恶恶者，吐时之声也。臭者，吐后之味也。一座为之粲然。谜中之谐声格，本非上乘，若谜底仅一字，则必用拆字格，以拆字而兼谐声，便不成谜矣。人有以“一部左传”，用谐声格射一字者，人莫能猜得，后知为“故”字。故字从古从文，古字谐音为瞽，一部左传者，瞽者之文也。是谜揭晓后，众为之掩口。余曰不如以射以俗语一句，其人间何语，余笑曰：“瞎说瞎话”。

一字之谜，以拆字而兼会意者为佳。如“桂香时节”射“朕”字。“请出八字便是妻”射“室”字。“竹疏宜入画，樹（繁体）少不成村”射“彭”字。“伐木声中遇洞宾”射“哥”字。皆一字之佳者也。余以“行人半出稻花上”射一字，人有猜“未”字者，有猜“由”字者。余曰一字非象形，乃会意也。后余自言为“稗”字，人犹不解。余曰稗字从禾从卑，人出稻花之上，非禾比人卑乎。然此谜实不佳，仅免如“一部左传”之貽笑大方耳。

余又以“枯树風（繁体）生常不足，坏牆（繁体）月上已先斜”射“蟹”（繁体）字，双热称妙。惜旧谜中已有“半牆斜月十分低”射“将”（繁体）字者，不免有依傍之嫌。

一字谜之佳者，如“一船斜泊一船开”射“激”字，亦以拆字而兼会意者也。近有人袭取其意，改换一面，为“渔艇日斜傍畔岸，雁行风顺向中流。

”自谓青出于蓝，吾未之敢信。

余以“掘壁洞”射《易经》一句“小人剥庐”。友人王某戏曰：惜为小人，若是君子，岂不更佳。以贼为梁上君子也。后有人以“屋上有声”射四书一句，自称底极佳。问之则曰“君子之过也”。余笑曰：若是则余得无数佳谜矣。“钻壁洞”可射“躬行君子”，“贼巢”可射“君子居之”，“贼出厕急屎”可射“君子无所不用其极”，“贫家”可射“君子不入也”。“贼伏床下”可射“君子之守”，“青毡一片”可射“君子存之”，“步履轻捷”可射“君子行法”，“擒贼须加拷打”可射“君子不可虚拘”，“放胆作贼”可射“君子不忧不惧”，“贼相打”可射“其争也君子”，“贼打掬”可射“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”，“风雨无阻”可射“君子不怨天”，“天将明”可射“君子可逝也”，“贼窃物何用”可射“君子质而已矣”。随口说去，已得十馀条，若翻书细检，逐句附会，不知更有几许，是亦君子之厄也，一座为发大噱。

制谜时有思一而得双者，余以“四”字射四书一句，初思得“非其罪也”，继思得“欲罢（繁体）不能”，二句实无分轩轻，可以并存。

谜面用成句，底虽稍泛，亦可看过。余以“长为农夫以没世矣”射《书经》一句“予将畴依”，本不甚佳，然二句颇能相得益彰。

“同焉”二字，射古人名二“司马相如、司马错”，此旧谜也。啸亚制一谜，以“兰（繁体）”字射古人名一“藺相如”，此与“同焉”二字同一用意，而谜面较为囫囵。

余又以“兰花”二字，射书名一，有猜为《香祖笔记》者，余笑其非。其人辩曰：兰论非香之祖乎？余曰：若是，则笔记二字作何解？若仅“香祖”二字，又不成书名。其人语塞。此谜后亦为双热射得，盖《本草》也。

以古人名制谜，最忌呆板。余以“须眉不老”射古人名一“毛延寿”，双热曰：谜面极佳，而底则太呆。余颇韪其说，次曰复以“死不肯剪辫子”射古人名一，双热屡思不得。余笑曰：聪明一世，亦有懵懂时耶？此即昨日之“毛延寿”耳。“死不肯剪辫子”非人死而毛反延寿乎？双热曰：不呆不呆。

前有人以“月月红”三字，射一官名。猜者多从花上推敲，无有中者。后制者自言为“经历”，众乃恍然。余仿其意制一谜，以“潮无信”射一书名《易经》，为双热猜得。盖“月月红”一谜，余尝以语双热，故双热能知余意所在也，此种谜道学生见之，詈不绝口矣。

旧谜中有以“杨柳千条尽向西”，射词牌《东风齐着力》。余反其首制一谜，为“杨柳千条尽向北”射《诗经》一句“飘风自南”，妙在飘字未脱杨柳，自谓不弱于“东风齐着力”也，而一般侗父见之，谓方春言南风，终觉牵强。余笑曰：夏时岂无杨柳乎？

余以“老少年”射《诗经》一句“黄发儿齿”，啸亚曰：切则切矣，惜其太板，别无意味可寻，不如以射古人名“颜回”，寓反老还童之意，较为活泼。余以为然。

有旧友某素染烟癖，不见已久，一日遇之于茶寮。余问其戒未？友曰：不作此项功课者，已半年矣。余曰：即以君言作一谜，射《诗品》一句，试猜之。友沉思半晌，笑曰：莫非“吞吐大荒”乎？

拆字格，贵乎自然。若一句中有一二不可解之字，便不可用。前有以“（人下一点）”字射四书二句“既不能令，又不受命”，后有人谓之曰：命字从（人下一横）不从（人下一点）。吾请为易二句“嬖人有藏仓（繁体）者沮君，君是以不果来也”。余谓二谜均不佳，因各有闲字也。命字不从（人下一横）姑无论，试问受字作何解？嬖人二句，心思较细，然嬖字藏字又作何解？余亦尝以“冉”字射《左传》二句“一之为甚，其可再乎”，惜多“为甚”二字，又以改射四书二句，用缀锦格“一以贯之，再斯可矣”，终觉不甚自然。故制谜当使古人就我，不当使我就古人。

“白”字射六才二句“一无成，百无成”，此亦旧谜也。余亦以“白”字射四书一句“举一而废百也”。人谓为异曲同工。书中成句，可以为谜者，什不过二三，其有完全巧合，不少假借者，每为人先我而得，虽非剿袭，而无以解嘲。余以“白莲”射《诗经》一句“匪用为教”，自谓独运匠心，后知是谜前已有之，但未识见于何书。或谓改射二句“既见君子，温其如玉”亦可。

古文简单，一字每有数解。如阵字通陈，沉字通沈，此其例也。以此制谜，用替代之意，颇亦不俗。“古文无阵字”射四子人名一“陈代”，此前人所制也。“古文无沉字”射四子人名一“沈同”，“古文无閒字”射四书一句“一间耳”，此余所制也。又以“贾”字射新名词“代价”，亦尚可通。

拆字兼会意者，意思若不显豁，便无足观。余以“买卖”二字，射《大学》一句“有土此有财”，初意亦佳，继思无甚意味，以不醒也。更有以谜面用别解，而谜底复用拆字格，其谜虽佳，而疑障重重，令人无从捉摸。如以“魏武子”射《诗品》一句“不著一字”，人但知魏武子系人名，而知人中更有人也。若以“默声”二字，射《诗经》一句“卢令令”，则更空费心思，绝无兴味矣。

谜面以不矫揉造作为佳，若能用古诗佳句，更觉雅致。谜底固不必字字推敲，但得浑写大意足矣。余以“醉里题诗字半斜”一句，射四书一句“狂而不直”，人谓仅有醉字斜字之意，其余五字全行抛荒，不得为佳谜。余曰：诗有诗眼，谜亦有谜眼。此诗之眼在一斜字，而斜字来源则醉字也，故着想只须就此二字，则全神自得。此可为知者道，难与俗人言也。

以今人名制谜，甚觉新颖，然范围太广，当有限制。无名之人不可用，有名之人又易猜，姓名欲熟人之耳，又不欲使人一索即得，此在观其用意之隐显矣。余以“萧何韩信”射今人名“张继”，到无深意，略加思索，便可脱口面出。与前人以“钻穴隙相窥”射“张之洞”者，殆不可并论。后又以“五子登科”射今人名一，人有猜“伍廷芳”者，有猜“伍朝枢”者，其不知此事历史者，且有猜为满人中之联甲联元，后亦为双热揭去，盖“应桂馨”也，此谜之妙，全在一应字。

谜用缩脚句法，最为易猜，如前“张继”一谜是也。人共知萧韩张为三杰，今有萧韩而无张，则张继在是矣。余又有如此者数谜，“政事冉有”射四书一句（解铃）“子路共之”、“人民政事”射俗语一句（谐声）“上坟（读文）弗见土地”。前一谜中者甚多，后者人多不解，因此语为杭谚，吴谚则为下弗见土地，上下倒置，揭晓后群相疑讶，余以缪莲仙《文章游戏》“杭谚集对”为证，众始无语。

绮语为词人所戒，若谜则属游戏性质，本无规范，然亦不可过褻。如以“处女看春宫”，射“他日我如此，必尝异味”、“倒交”射“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也”。今若此，用意虽佳，终觉不堪入目。若“和尚摸头自思想”射“无分于上下乎”、“公与文姜至自齐，齐侯通焉”射“然则有同欤”，虽涉秽褻，而用意较隐，便看得过。余以“妓生儿”射四书一句“夫非尽人之子欤”、“娇妻恃宠”射聊目二“小官人、爱奴”，亦尚不嫌唐突。至以“其妻与友私”射《书经》一句“朋淫于家”，亦嫌过褻，已弃之矣。

前清官名制谜，佳者如“五代史”射“修撰”、“睥其目，皤其腹”射“状元”，一有典实，便觉可观。他如“一滴何曾到九泉”，射“祭酒”亦佳。近人有以“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”射一官名。用谐声格“刑部右侍郎”（读如“淫婆右视郎”）此实不足成谜。余以“十扣柴扉”射“游击”，人谓不佳，然余终自谓胜于“刑部右侍郎”十倍也。

谜以会意格为上乘，其有一二闲字，不忍割爱者，则用升冠或脱靴格。至闲字过多，而用双升冠或双脱靴者，则割裂太甚，不成句法矣，然最劣者尚有解带格，去其中间一字或二字，将一句截作两段，古书何罪，而处以腰斩之极刑耶？余于升冠脱靴二格，偶一用之，解带格则未敢效颦。且前二格亦至不得已用之，若可以用他句替代，宁舍此就彼。如“屏水”射四书一句“使老稚转乎沟壑”，去一“使”字，若以改射“沟浍皆盈”，未尝不可。然终不若上句转字之形容入妙。此不得已也。又“未除斩首之刑”射四书一句“不改辟矣”，则上文地字，本可顿读，即不必自附于升冠格矣。

猜谜者与制谜者之心理，未必尽同，误猜者彼必别有会心。若将其所误之

句，另换一面，亦往往可得佳谜。余以“天倾”射《诗经》一句“荡荡上帝”。人猜为“上帝不宁”，余曰“上帝不宁”，乃“天翻”也。余年一而得双矣。

余又以“项王帐下之歌”射《诗经》一句“吁嗟乎驺虞”，惜驺字不能易雅，不然，真佳制也。然七驺六驺，本为良马，同音同解，尚可假借，不足病也。此谜人有猜为“思马斯作”，余曰，冷落美人矣，又有猜为“作于楚宫”者。余曰，帐下非宫也。然此句固可制一佳谜，人问其面云何，余曰“细腰何自始”。

谜之佳者，有用典与白描二种，白描固难，用古而能化，亦非易事，余制谜甚多，而用典之谜，佳者实鲜。惟以“卧龙去后竟无人”射四书一句“遂有南阳”，为惬意贵当之作，然人犹有谓其神气未足者，余亦不能自决也。

白描之妙，在不即不离，恰到好处。太脱太混皆不可，传神在个中，非慧心人不能领略也。余以“聋者倾耳”射《诗品》一句“如将有闻”，听者为之失笑。虽不敢自谓白描妙制，然不可谓非传神之笔也。余如“赖债”射《诗经》一句“借曰未知”、“浴堂”射四书一句“人洁己以进”、“共和真假面”射四书一句“如彼其专也”，皆为同人称赏。

谜之用典者，固以现成为佳，然亦有因过于现成，而反不见佳者。相差一间，最难识别。余以“无目者也”射《诗经》一句“不见子都”，现成则现成矣，所以不佳者，因无目者也一句之上文，与谜底仅差一字耳。又以“瓜蔓抄”射“执讯连连”，亦嫌其现成太过，不耐寻思。如以“孟德至吕奢家”射《诗经》二句“乃造其曹，执豕于牢”、“贾母为宝玉择配”射四书一句“当在薛也”，则现成而不觉其过矣。

时事入谜，于游戏之中，寓警惕之意，既觉新颖，且可动人。余曾制得数条，如“清廷退位算知几”射古人名“豫让”、“北兵过处尽成墟”射《诗经》一句“燕师所完”、“重逢燕市”射《诗经》一句“乃覲于京”、“诬为乱党”射《易经》一句“比之匪人”、“事机失败走东洋”射古人名（卷帘）“夷逸”、“民国方兴机忽挫”射外国人名“华盛顿”、“避居上海”射古人名“申不害”、“上海消息灵通”射古人名“申详”。若将此种谜集成册，非特可以一新耳目，亦国民之当头棒喝也。

谜之用问答体者，最流利动目。如“哀公何人也”射“必宋之子”、“谁斩灞陵尉”射“夜游将军”。跃然而出，绝无阻隔，亦无停顿，其佳处在是。余亦仿制数谜，以“画龙壁上谁留稿”射《诗经》一句“厥草维繇”，尚觉典雅。若以“班师谁肯竟和戎”射俗语一句“一相情愿”，则稍逊矣。

谜之呆诌者，味同嚼蜡。然用意能深，出语不俗，亦足制胜。余尝以自制

之谜，入于呆诠一派者，自为甲乙，如“飞蚨”射“钱起”、“乱嚼”射“胡齧”、“须囊”射“项橐”、“学镶牙”射“习凿齿”、“小做大”（升冠）射“以妾为妻”、“未亡人”射“失丈夫”、“奉诏下狱”射“天命降监”、“嘉植”射“种之美者也”，此其最下者，以专用代字意粗语浅也。如“手足痿痹”射“股肱惰哉”、“邮差”射“函人”、“庐墓”（解铃）射“居于陵”、“施不望报”（解铃）射“费而隐”、“憎夫”射“不愿乎其外”、“轻雷”射“薄言震之”，此其次者，以同用代字而心思较细也。如“寒深草阁不开门”射“五月后庐”、“佳人作态故低头”射“非直为观美也”，此二条一则言中有物，一则字里传情，与为呆诠中之上品。又如“烟佻”射“小人怀土”、“憎暑”射“不长夏以革”，则为会意格之完善者，不得谓之呆矣。

一字之谜，其住处每在于面而不在于底，最妙用成句，若稍附会牵强，便不值一笑。余所最喜者，如“赋得偃武修文得闲字”射一“败”字。“春雨连绵妻独宿”射“一”字，可谓想入非非。如以“别四十年逢一夕”射“舞”字，则已嫌附会。余尝以“两山排闥送青来”射“春”字，面现成而底直，可谓之不通。又以“新种竹多死”射“笑”字，拆开为个个夭，底甚佳而面实出于杜撰，甚矣一字谜之难也。

谜有须形容者，形容得像，则满纸尽是云烟。亦有须体会者，体会得真，则下笔不逾矩范。不可形容者而形容之，则为画虎不成，不可体会者而体会之，则为隔靴搔痒。运用之妙，在乎一心，未可执一而论也。余尝以“飞骑”射《诗经》一句“驱马悠悠”，以悠悠二字形容飞字，的的入妙。次日复以“飞钱只作飞钱用”射四书二句，人以为必仍如前条之形容飞字也。顾飞字殊难形容，四书中又少类似之句。作势推敲，卒难破的。忽一人问曰：是否“劳之来之，辅之翼之”二句乎？余骤闻而奇，既而失笑曰：子以劳字作勤劳解乎？则既云飞钱，乃不劳而获，非劳以来之者也。有翼固能飞，又何以辅之耶？后又一人问曰：“货悖而入者，亦悖而出”是乎？余曰：子思想未差，而体会未细。只作二字，须着眼也。其人俯思良久，蹶然曰：今番是矣。“虽得之，必失之”。余笑曰：其至尔力也，其中非尔力也。

谜之取材，上至经史，下至稗乘，至无制限。余尝以《聊斋》中事制谜无数，佳者仅得其二。一为“踏肩之戏”射四书一句“己欲立而立人”，一为“巧娘零涕”射《易经》一句“为其嫌于无阳也”，为字嫌字，无阳二字，妙造自然。又以《石头记》葬花一回中宝玉对黛玉“谁知你总不理我，叫我摸不着头脑，少魂失魄，不知怎样才是”数语，射四书一句“贾请见而解之”，亦为虚实兼到之作。

“智能与宝玉谈情”射“君向潇湘我向秦”，此谜余甚爱之。古诗中用潇湘二字虽多，而可以代表颦卿，为谜中之资料者，殊不易得。余有一谜，面为“黛玉临终有紫鹃”射唐诗一句“雁声远过潇湘去”，虽或不及君向潇湘句之自然，然亦不可多得者矣。

《聊斋》目录，亦可制谜，惜其目无多，一览易尽，以其少也故易猜。余以“春花”射《伍秋月》、“小勇”射《妾击贼》、“三上吊”射《戏缢》，皆随出随揭，不耐人思。后以“久旱老农忧”射《向杲》、《念秧》，人仅猜得《念秧》，上目或猜为《雨钱》，或猜为《焦螟》，杲字并不生僻，杲杲出日，读过毛诗者，皆能忆之，而一时竟被瞒过，亦可笑也。又以“回文锦”射《苏仙》、《织女》二目，亦可，惜仙字不可通耳。

谜诗之佳者，实不多觐，以一诗须上下接气，不得断续，故难能可贵也。前见《文章游戏》中，载有二十馀首，然佳者甚少。余祇爱其二首，一云：“十分娇艳小吴姬，桃李丛中转步时。犹忆朝来巫峡去，芙蓉被暖起身迟。”隐《百媚娘》、《看花回》、《梦行云》、《恋绣衾》四词牌名。一云：“洗砚临池仿昔贤，陈编万轴贮名山。转嫌六籍皆糟粕，滴露研朱读马班。”隐“学士、尚书、经历、典史”四官衔名。后见某氏笔记中某嫠妇所作隐《诗经》篇名数首，亦属完全之作。余尝赋春闺二绝，每首隐聊目四，一云：“纤纤舞倦绿杨丝，风定馀花尚满枝。绣罢抛针无个事，粉墙题遍断肠诗。”隐《细柳》、《小谢》、《织成》、《画壁》；一云：“一双蝴蝶过墙东，睡醒幽欢事已空。一霎红销枝尽绿，低徊百舌骂春风。”隐《翩翩》、《梦别》、《叶生》、《禽侠》。二诗揭晓时，或中其六，或中其七，无全中者。中其六者，误第二首第三句为《青梅》或《小青》，误第四句为《鸟语》也。中其七者，《叶生》未误，而《禽侠》则仍误为《鸟语》也。不知此诗之妙，全在末句三妙，全在一骂字，百舌何为而骂，为花而骂也，为花而骂，其为禽也，不亦侠乎！

谜诗中一诗隐一物者，一句须有两层意思，上下亦须接气，实为咏物诗之有寄托者，非谜也。余前亦曾作十馀首，惜已失去，今可忆者仅三四耳。隐叉袋云：“粒粒珍珠尽值钱，纷纷出口忍轻捐。漏卮四溢浑难塞，从此苍生命倒悬。”隐走马灯云：“功名事业若捕风，纸上谈兵气自雄。为问寸心灰也未，他时会见泣途穷。”隐烟袋云：“一官弃置冷如冰，热不因人事未能。但使吹嘘能借力，一经吐气便升腾。”隐折扇云：“天生雅骨自玲珑，能画能书点缀工。毕竟卷舒难自主，只缘身入热场中。”隐弹棉弓云：“非琴非瑟亦非琶，也有声从弦上闻。一曲从军弹未毕，梅花如雪落纷纷。”隐畚箕云：“随奴逐婢太无才，作怪兴妖是祸胎。惭愧十年空面壁，只今满腹是尘埃。”予友赵



子歧雄最擅此体，有古乐府数十首，仅记其四，隐镜云：“见面称知己，背面便相忘。阅尽人千万，无一知心郎。”隐算盘云：“粒粒明珠在，难从掌上擎。相思苦无益，弹指已清明。”隐花瓶云：“生来即硕腹，莫疑妾有身。生来爱插花，莫道妾怀春。”隐如意云：“郎娶得美人，妾嫁得才子。长念结发情，白头永相矢。”再有七绝数着，谨记得其隐天平二句云：“可怜较尽锱铢利，未享丝毫过一生。”守财奴见之，应为泪下。

新名词入诗，最为讨厌，然以之制谜，固未尝不可，但求其佳，则亦甚难耳。余以“寒拥重衾冷半床”射“团体”二字，自觉不佳。又以“好勇”射“爱力”二字，亦无意思。而猜者多误为“尚武”，以尚武与爱力较，犹觉彼善于此也。后余又思得一底，仍以“好勇”为面，射“自由”二字，似较善也。（更生按：由，似作子路解）。

算学名词制谜，较新名词更难。然亦有现成者，余以“赤壁之役庞统有功焉”射“连锁法”，可谓极端巧合。又以“旁观者黑白分明”射“代数”，用系铃格，思想较幻，亦佳制也。又以“小雪”射“微积”，亦尚切合，但易猜耳。

余友某君，七贤之流亚也。一日罢局后入某茶肆。余途与双热谈虎，友问余曰：子能以雀戏制一谜乎？余曰：可。“当官斗牌”射四书一句“堂堂乎张也”、“又麻雀副副三台”射四书一句“和无寡”、“打庄”射四书一句“游必有方”，友称极妙。双热揆言曰：第二条尚宜商酌，和无寡，未必副副三台也，何不用谐声格，改射二句“必使反（读番）之，而后和之乎”。余更有一谜，一句全用谐声，“龙凤对杀”射四书一句“使乎使乎”（四和四和）。人为之拍掌。双热制谜，喜用谐声格，诙谐调侃，洵有别才，余弗能及也。

前年余与双热同客沪上，黄昏多暇，辄与之同游马路，风檐之下，雉妓雁行立，来谑（口字旁）来谑之声不绝于耳。余曰：此声可制一谜，射《诗经》一句，双热曰：莫非“雉鸣求其牡”乎？余曰是也。次日复过其处，则妓均不在。余曰：不知飞向何处去矣。双热曰：今日情形，亦可制一谜，射《诗经》二句。余问何语，双热曰“何其处也，必有与也”。

余又以新官名制数谜，“九尺四寸”（升冠兼解铃）射“外交次长”、“鲁阳戈”（谐声）射“留日大使”（读“试”），二谜均不甚自然。最佳者为“庠者养也，序者射也，殷曰序，周曰庠”四句射“中校、上校”，真有天造地设之妙，盖孟子原文“校者教也”一句在中，“夏曰校”一句在上也。

谜之从正面着想者多呆滞，从对面着想者多空灵。余有数谜，如“女权发达从今日”射“自此贱丈夫始矣”、“丧家之犬”射“如穷人无所归”、“孤雁”射“鸿则离之”、“八音须并奏”（解铃）射“岂能独乐哉”，皆从对面

映出正面，故见为佳。然如“勿迷信天帝”射“无曰高高在上”、“十月桃结子”射“不祥之实”、“花径未曾缘客扫”射“不待三”、“余不茹素”射“吾何修”、“名哭生者取义安在”（解铃）射“何为其号泣也”，则虽从正面着想，其佳处亦有不可掩者。

今人称妓女为信人，考信字之义，主驾小臣也。商家呼佣为堂信，其为称等之僮仆之类，称妓女为信人，贱之也。余尝以“叫堂差”射《诗经》一句“命彼信人”，按信人二字，古籍中仅见于此，此谜人谓巧不可阶。

用典之谜有二种，一为明用，一为暗用。明用者知其典实，即不难揭晓，暗用者可以惑人，未必一时遂能想到。余尝以“葛巾”二字为面，射《诗经》一句，人明知其用典，而不知所用何典。诸葛亮，陶靖节皆与葛巾有关系，《聊斋》上亦有一葛巾，实则余所用者只有一典，而有同类者以惑之，致人思想纷歧，难以命中。此谜后亦自露底蕴，乃“可以濯纔”一句也。

谜之难猜者，不必艰深，亦不必曲折，但略使狡狴，便足令人隔膜一层，无从搆破。余以“借光”二字射俗语二句“风扫地，月点灯”，上句光字作虚用，下句光字作实用，揭晓后人始知其妙。

俗语入谜，能化俗为雅，方是佳谜。若能用典，更为难得。余以“接浙而行”射“没淘成”三字，妙在浙字作渍米解，非已淘之米也。余如“天火”射“自然而然”、“黄泉路”射“魂灵经”、“‘一’加‘二’”（造字）射“顿口无言”、“何用千金市骏”射“贱骨头”、“不污污君”射“吃狗屎忠臣”、“把尿”射“虚张声势”，亦足以博一噱。

海虞方言，呼醋为秀才，呼秀才为酸醋罐头。余制一谜，以“或乞醯焉，乞诸其邻而与之”射六才一句“秀才人情”。自谓比之旧谜中以“芹仪”为面射“秀才人情”者，较有趣味。或曰谜则佳矣，惜只有乡人知之，他人不解也。余曰：他处即不呼醋为秀才，然酸秀才三字，则无人不知，亦可领会得之也。

古人名虽多，而一入谜中，即易追索。以其字不多，非如书语之长短参差也。余以“袁子才一事不先人”射“晏婴”、“家学渊源”射“文种”，前条有误为“子产”者，有误为“徐子”者，后条有误为“公孙述”者，有误为“祖可法”者，并无深意，而人犹多误，然则余谜殆不佳耳。

拆字格欲求其佳，与会意格实无分难易。盖字虽分拆，而语气亦须浑成，过于琐碎，虽巧毋取。如“往来无白丁”射“问管仲”，拆开的“门口个个官中人”，琐碎欲死，而鄙俚不堪，觉得满纸江湖气，非读书人吐属矣。余所制之谜，此格颇多，而惬意者则无几。如“门”射《诗经》二句“吁嗟阔兮、不我活兮”、“吉居”射《诗经》一句（系铃）“予手拮据”、“个”（繁体

字)射《礼记》一句“寡人固”、“涂”射四书一句“半涂(加土)而废”、“丿丨”射四书一句“一介不以与人”，此数则余自谓尚非拆字先生之常谈也。

双热左足微有疾，同人戏呼之为吴跛。曩年游学苏台时，与同学数人，相聚于茶寮，有名濯汉者，戏言曰：余有一谜：“阖庐伤将指”射今人名一。众共视双热而大笑曰：“吴跛”。双热若不注意者，徐言曰：余亦有一谜：“杨妃洗儿”射今人名一。众方寻思，名“濯汉”者已面赤遁去。已欲侮人而反为人侮，然双热亦可谓谑而虐矣。

八年前余肄业某师范时，课暇戏将同学姓名，制为文虎，约得三十余人，一时哄动全校，惜今已遗忘净尽。如“此吾家千里驹也”射“宗之骏”、“秋月不圆”射“方鉴”(其人字月秋)、“旧臣”射“陈弼”、“凯旋”射“归胜”、“雌伏不甘犹有待”射“时雄飞”、“道他是梦里虺蛇却变作众中骥驥”射“姚人骏”、“对策”射“陈谟”、“子昂画”射“马图”，此皆当时同学以为可诵者，故今犹能忆之耳。

去年余游苏台，适某处出灯，某友勸余同往，至则观者如堵。余信目一覽，类多易解，如“午后赏荷”射《诗经》一句“未见君子”、“鬼”射《诗经》一句“西方之人兮”、“淮阴祠”射《诗经》一句(卷帘兼解铃)“王假有庙”、“旅馆”射《诗经》一句“有客宿宿”、“厕所”射四书一句“人皆掩鼻而过之”、“于是闰三月”射六才一句“乃更残春”、“状元归去马如飞”射四书一句(卷帘、解铃)“奔而殿”、“纸虎”射四书一句“射不主皮”、“白牡丹”射四书一句“素富贵”、“项羽”射古人名一(卷帘)“王霸”、“内助”射古人名一“息夫躬”、“我是俗人”射书名一《尔雅》、“吾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”(卷帘)《一统志》。未及半小时，为余等二人揭去者已过半数，余友曰：君子不欲多上人，盍去休。余方欲行，忽见末有一条大书“民权民立中华”射《诗经》一句，赠品极重。余问主事者曰：“君殆隶共和党籍乎？”其人傲然答曰：“是也。”余曰：“然则此谜余猜得矣。‘匪报也’一句是否？赠物请君自取。君亦风雅士，而亦参以党见，宁不令骚人齿冷耶？”其人大惭若无所容，余亦一笑而别。

海虞市有一种小报，名《七日报》，每星期发行一次。余戏制一谜，面为“申包胥卒得秦师”下注射新流行物一，人都不解。是日适值该报发行，卖报者高声唤卖，往来座间，众人摸耳挠腮，亦无闻而觉悟者。余不觉失笑，此谜若下注射报名一，则一搨即破矣。

近来士人，竟言新学，幼时熟读之四书五经，不知抛往何处。猜谜时搜索枯肠，异常艰苦，竟有挟带书本，随翻随射者，屡翻不得，则喃喃詈制谜者之

狡恶，余颇厌之，即出铅笔戏书一条云“翻书射谜仍弗中”射四书一句，粘于诸谜之后，怀书者踉跄遁。余谜之底，乃“习矣而不察焉”一句也。

吾乡姚岷瞻先生，文章品望，名重一时，著述之暇，亦喜为文虎之戏，所制多戛戛独造，不落恒蹊。幼时闻老父传述，惜余贫于记忆，已尽模糊，只记其一，面为“心星”二字，射《礼记》一句“旦牵牛中”，此为何等心思。拆字格殆无有能出其右者。先生又善滑稽，一日与昵友庞某，互相嘲戏。庞曰：我愿伐淇园之竹，以之编篮。先生问何为，庞曰：摇子摇孙（姚摇同音）。先生曰：我愿得灵王之葵，使之守户。庞问何为，先生曰：防贼防强盗（庞防同音）。谈吐风生，针锋相对，亦前辈之风流佳话也。

“和尚与生员口角”射一“赏”字，颇妙。且此事确有故实，昔有一秀才读书僧寺，问曰：秃驴的秃字如何写法。僧曰：秀才的秀字掉转脚来便是。闻者绝倒，此人为僧侮也。清康熙时吴兆霖者，为名臣吴文襄之子，能诗喜书，知名于世。偶游金山寺，僧不为礼，后知为吴，仍出联乞书，撰联赠之曰：“风来禾下鸟飞去，马到芦边草不生”，盖隐“秃驴”二字也。僧不知而为之装潢，悬于禅室，见者罔不匿笑，此僧为人侮也。即以谜论，凤马一联，当为拆字格之佳制。

谜中用算术者，每多巧制。如“十恶不赦”射“鞭七人贯三人耳”、“二九不是十八，三八不是二十四，四七不是二十八，五六不是三十”射“其实皆什一也”，巧思绮合，各擅胜场。余尝仿后条制一谜为“二五不是十，三四不是十二”，射《诗经》一句“其实七兮”，用意相同，然文章贵能别开生面，印板为之，其何能免于依样画葫芦之诮哉。

友人为余言，有一佳谜，为某名士近制。面为“九头鸟”射《诗经》二句“鸣鸠在桑，其子七兮”。余曰：此非近制也，王荆公《字说》新成，东坡嘲之曰：以竹鞭马为笃，以竹鞭犬如何可笑。又曰：鸠字从九从鸟，亦有证据，《诗》曰：“鸣\\\\\\鸠在桑，其子七兮”，和爷和娘恰是九个。此东坡戏言，而彼拾以为谜，实无足道也。

吴语掷骰得全色者，谓之浑成。此偶然巧遇，非常可掷得者也。有人以“红浑成”（即四全色）射四书一句“赤之适齐也”，齐也二字，直为浑成二字下一铁板注脚。余谓此谜之巧，殆亦如全色之难遇也。余尝以“一二三四六”射《千家诗》一句“才有梅花便不同”，用意亦佳，而谜面殊不成句法。

友人顾某，以“死戒家人勿哭”射四书一句“终不可諠兮”。諠字误作喧，同人贻为笑柄。余曰：余就彼意再进一层，以“人死是哭不活的”射《千家诗》一句“一滴何曾到九泉”，浑写大意，自然紧凑。

好句难双，作诗且然，况谜乎。然竟有之，如“马上相逢无纸笔，凭君传

语报平安”射“吾斯之未能信子说”，天然扣合，得机得势，真神乎其技矣。余以近人诗“旅囊如洗长途杳，心怯登临不敢前”射四书二句“虽欲勿用，山川其舍诸”，人亦谓为二难，然余终嫌其神气未足。

前人有以千家诗全首制成一谜，虽有巧思，实无深意。如“滴滴笃笃激激阁阁寂寂寞寞必必剥剥”射“黄梅时节家家雨”一首。“一个一样一个一样”射“独上江楼思悄然”一首。一揭破真不值一笑，余以“花国共和”射“愿教青帝常为主”、“两不相连又是两相连”射“断续声随断续风”，尝鼎一脔，自有馀味。彼以全首为底者，未免吞多嚼弗烂矣。

“挟矢则矫矫，骑马则骄骄。若非周郎妙计，险被嫁了曹操”，此纪韵卿与乔松圃相谑之言也。若以为谜，较之以“一个跳，一个叫。一个大，一个小。一个吃人，一个吃草”射“骚”字者，雅俗之相去，为何如哉。

吾乡蒋若峰先生，亦前辈中风流士也。距今十馀年前，有无锡人某，来客于虞，时有茶肆名仪凤园者，灯虎极盛，某亦书一条于后，面为“捉奸”二字，射《诗经》一句。数日后诸谜皆已揭去，惟此条独留。某大笑，谓海虞为先贤故里，胡无一读书人也。于是递增其赠品，至数十金。若峰先生闻之大怒，谓其子孟谷曰：是人狂妄已极，此谜余早猜得为“不遂其媾”四字耳。余以语伤于雅，不欲轻出诸口，子往言之。彼勿谓秦无人也。孟谷欣然往，尽取其赠，其人懊丧而去。此事孟谷为余兄啸亚言。

（《谈虎偶录》全文毕）